

後漢紀

一

後漢紀三  
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無  
錫孫氏小滌天藏明刊本

後漢紀序

晉東陽太守袁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  
撰集爲後漢紀其所撮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  
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  
劾及諸郡耆舊先賢傳九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  
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季疲而不能定頗有  
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  
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  
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  
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  
周瞻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  
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  
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畧舉義教  
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  
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  
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  
所稱美止於重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餘趣  
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  
者多所以悵快躊躇操筆悵然者也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袁宏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  
 冷道縣春陵封發中子買為春陵侯買生鬱林太  
 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  
 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  
 是以春陽白水鄉為春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  
 君及宗親俱徙焉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為童兒  
 不正容不出於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續魯哀王  
 仲世祖新野寧平公主

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為濟陽令而世祖生夜  
 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  
 禾生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  
 眉長七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  
 書大義畧舉兄續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篡漢劉  
 氏抑廢常有興復之志不事產業傾身以結豪傑豪  
 傑以此歸之新野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  
 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是為新野公主世  
 祖與晨遊宛穰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為  
 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  
 耶坐者皆笑當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  
 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  
 亡之時宛下言儻能應也世祖笑而不應宛人李通

字次元父守為王莽宗卿師守身長八尺容貌絕異  
 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之言云  
 漢當復興李氏為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為吏  
 有能名見王莽政令凌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  
 為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  
 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興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兄  
 弟汎愛眾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於宛  
 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為醫術以其  
 難使也續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來不止世祖  
 乃強見之軼徐達通意殊不以申屠臣為恨世祖不  
 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儵弟寵  
 及軼語儵等喜悅並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敗之狀世  
 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荅之及聞其語大驚不  
 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復言其兵起及  
 讖文世祖微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  
 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呂母之子為  
 縣長所殺呂母家產數百金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  
 刀兵少年隨其所乏而與之如此數歲財產單盡少  
 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  
 以為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  
 恩皆許諾聚眾數百人毋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  
 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為

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皆人樊崇東宛人逢安東海人徐宜謝祿並為盜賊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遂殘州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為賊無攻城畧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號令最尊者稱三老其次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東擊之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千貴有名高平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郡鎮撫吏士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除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勳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中原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所及先祖者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

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行奉世曾孫也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未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益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丹進爵為公王匡故進擊憲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鈔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駸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謀為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諡曰果公國將襲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大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凌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殿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劫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

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乃使世祖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季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旣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士走莽聞之乃擊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官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今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劉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季兵革竝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昇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昇殺我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願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

合軍而進西擊長聚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卿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世祖歛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阜賜乘勝雷輜重藍鄉弘兵南渡伯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或謂之彗星張爲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嚴尤陳茂聞阜賜死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陽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伯昇自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伯昇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昇像使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降者十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爲固之畧皆憚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巳朱鮪等於濟水上設壇場立聖公爲天子議示諸將伯昇曰諸公安尊宗室甚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赤眉垺青徐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立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

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是也春陵去宛纔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爲天子準的後人將得承吾樊非計之善者也爲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斬諸將今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可且爲更始王將軍張斤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續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世祖爲太常卿餘皆九卿將軍改元爲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杜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爲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悅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恒如是耳李軾初與世祖善後論新貴而疏世祖世祖誠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伯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內不自安項時詔示續七尺寶劍甲屠建隨獻玉玦示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曾舉玦示項羽指在高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續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誠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畧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內鄉人

鏡期潁陽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棘陽人馬成皆從世祖異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好孫子兵法爲郡功曹監五縣事與父城令苗萌共守異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得異曰老母在城中且一夫之用不足爲強願據五城以効功世祖善之異歸謂萌曰觀諸將皆壯士屈起如劉將軍非庸人也可以歸身死生同命萌曰願從公計期字次況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壯異父卒期行喪三年鄉里義之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召爲掾霸字元伯家世獄官霸爲獄吏不樂文法慷慨有大志其父奇之使學於長安數年歸會世祖過潁陽以賓客見世祖曰聞將軍興義兵誅篡逆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克行伍故敢求見世祖曰今天下散亂兵革並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霸父謂霸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俊字子衛成字君遷以縣吏亭長從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嚴尤陳茂復與二公遇莽之遣二公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至賁猛獸車甲攻戰之具輜重千里世祖與下江新市平林兵數萬人擊之於陽關二公兵反走世祖入昆陽諸將惶怖各欲歸保所得城世祖曰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



乃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會候還言大兵來長數百里不見頭尾頗至城北矣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世祖復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世祖及迫急世祖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宗佻李軼鄧晨十三騎出城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世祖幾不得出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宛然進大兵向宛彼必奔走宛下兵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環昆陽作管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旗幟蔽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窟或作衝車弩射城中如雨城中負戶以汲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馬請託郡縣取受賄賂不以軍事爲憂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世祖既至定陵晨悉發諸營精兵救昆陽諸將戀輜重欲留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併力以破二公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身首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聞二公兵盛皆震懼世祖爲陳天命曆數說其意請爲前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世祖復進諸將乘之斬首數百級連戰輒勝諸將益奮棘陽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

嚴說守宛城伯昇攻之數月城中相食是月岑彭嚴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伯昇曰彭爲郡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後人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更始入都太守府封宗室諸將皆爲列侯者百餘人宛城之拔昆陽未知也世祖爲書與城中言宛下兵復至昆陽墜其書二公得書恐六月己卯世祖選精兵三千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中外並擊會大風雷雨澆水盛二公大衆遂潰奔走赴水溺死以數萬澆水爲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逃去漢軍獲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或焚燒其餘於是劉稷詣宛李軼等共譖之更始乃陳兵收稷伯昇固爭之遂并殺伯昇以充祿勳劉賜爲大司徒時世祖在父城乃詣宛謝之不代昆陽之功更始以是慙拜世祖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八月故鍾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爲定漢王嚴尤陳茂皆歸之王莽遣太師王匡國將裒章守洛陽以距更始更始遣西屏將軍申屠建司直李松攻關定國王匡攻洛陽三輔震動長安中兵起共攻莽九月丙子東海公孫賓就斬莽首會申屠建李松至傳莽首及璽綬詣更始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言云不如此者帝當那得之是月王匡亦拔洛陽執

太師公王匡國將襄章至宛斬之冬十月劉望自立爲天子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更始使劉信擊之望兄子回殺望降嚴尤陳茂走朗陵爲故吏所殺更始欲北之洛陽以世祖爲司諫校尉初三輔官府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衣大爲長安所笑智者或亡入邊郡及司諫官屬至衣冠制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曰何幸今日又見漢官威儀更始至洛陽遣使降樊崇等樊崇等與渠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皆封爲列侯其留者相率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復領其衆分爲二隊崇自開封出南陽徐宣謝祿等從陽翟擊河南是時豪傑竝起廬江張步起琅邪劉芳起安定董憲起東海秦豐起黎丘其餘赤眉銅馬青犢高湖董逢等衆各數萬旬月之間天下皆遍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少爲郡吏著名涼州季父崔豪俠能得衆情聞莽兵敗昆陽更始立於宛謀起兵以應漢囂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從收兵得數千人攻莽鎮夷大尹李育殺之既而推囂爲主不得已乃聘平陵人方望爲軍帥望說囂曰今欲承天順民輔漢而立者乃在南陽莽尚據長安言爲漢無所受命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漢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茅茨土階致

其肅也敬雖未備物神明其捨諸囂從其言遂立漢祖宗廟祀畢相與盟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與輔劉宗或懷恚慮神明惡之囂乃勒兵十萬將攻安定安定太守王向莽從弟譚之子威行郡中屬縣未敢叛囂喻向以天命向不從囂復爲言重頓兵血刃傷害更士終不聽乃進兵虜向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成帝時爲清水長兼治五縣姦不得發郡中謂有神王莽時守導江卒正復有能名更始之立南陽人宗成自稱將軍收兵漢中衆數萬人遂至成都是時導江治臨邛述召縣中豪傑謂之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矣故聞漢將軍至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父子俘獲室家燒燼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執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公併力者即留不欲者即去豪傑皆叩頭願効死乃發城中兵千餘人述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拜受印綬因號曰輔漢將軍兼益州牧北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宗成大破之盡有益州李憲賴川人王莽時於廬江賊起衆至十餘萬莽以憲爲偏將軍連年擊平之莽敗憲據郡守自稱淮南王張步琅邪人漢兵起步亦聚衆千餘人擊攻傍縣數十城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

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爲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董憲字僑卿東海朐人父爲人所殺憲聚客報冤衆稍多遂攻屬縣秦豐南郡黎鄉人少時受律令爲縣吏漢兵起與同鄉蔡張趙京等起兵衆數千人攻宜城襄陽諸縣下之自稱黎丘王更始封劉永爲舉王永故梁王子也王莽時廢爲家人更始立詣洛陽故得封更始將使大將平河北劉賜諸宗室無可使者獨有世祖也朱鮪等以爲不可而左丞相曹競父子用事馮異勸世祖厚結焉由是以世祖爲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鈇期堅譚祭遵臧宮王霸皆以爲掾吏從至河北賓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堅譚字子汲襄城人也以縣吏從世祖祭遵字弟孫潁陽人家富給而遵惡衣服不自修飾又好經學毋死負土成墳以孝謹聞常爲亭長所侵辱遵結客殺亭長縣中稱其儒而有勇也世祖破二公於昆陽還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姿容謂遵曰欲從我乎曰願從因署門下吏臧宮字君翁邠人爲縣亭長率賓客人下江兵中昆陽之戰諸將稱其勇世祖察宮勤力少言獨親納之初伯昇之遇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言語如平常馮異見世祖獨居不御酒肉被席有涕泣處異獨寬解世祖世

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異因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家今下江諸將縱橫恣意所至虜掠財物畧人婦女百姓已復失望無所戴矣今公專命方面廣施恩德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之饑渴易爲飲食時也宜急分遣官屬理冤結施恩惠於是乃遣異與鈇期乘傳撫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長吏三老皆具食宥囚徒除苛政反漢官申舊章吏民大喜牛酒盈路皆辭而不受南陽新野人鄧禹字仲華少以德行稱嘗遊學長安見世祖知非常人也更始立人多薦舉禹不肯從聞世祖平河北乃杖策追之及世祖於鄴世祖見禹甚喜謂禹曰欲仕乎曰不願世祖曰卽如是欲何爲對曰使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効其尺寸之功垂名竹素此其願也世祖留禹宿禹因進說曰古人有言聖人不得違時時亦不可失也歷觀往古聖明之興因時立功二科而已天事與人事也今以天事觀之更始旣立而變方興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更始旣是庸才而其輔佐無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民者也以古人度觀之今敗可見也公推誠接士摠覽英雄天下之人皆樂爲驅馳公之德衆所歸也初戰昆陽破王莽四十萬衆天下聞之莫不震靡公之武衆所服也軍政齊肅少長有禮賞善如不及討惡如慮遙公之文衆所安也

聰明神武所謂天下聖人也民之歸治如水趨海以公之威德應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河內被山帶河足以爲固其土地富貴殷之舊都公之有此猶高祖之有關中也進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馬之用東舉青徐引負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號今天下天下不足定也上笑曰且相隨北去因勅左右號禹曰鄧將軍鉅鹿宋子人耿純字伯山說李軼曰將軍以龍虎之姿風雲之時奮迅而起蒼月之間兄弟富貴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而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乃授純節令安集魏是時世祖在邯鄲純見世祖長者官屬齊肅遂求自納焉南陽宛人朱祐字仲先世祖之舊也伯昇之起以祐爲護軍伯昇敗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問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於栢人世祖復以祐爲護軍常居中親幸祐從容問世祖曰更始政亂公有日角之相天之所命也世祖怒將收之乃不敢言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初事武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氣如此而勤

於學將相之器也嘗爲縣吏迎塩河東會盜賊起同輩十餘人皆棄塩去復獨送至縣縣中稱其信及漢兵起復聚衆數百人於羽山旣而將其兵屬劉嘉爲校尉復見更始綱紀日替今嘉遠爲之慮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桀文是也圖桀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六國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氏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輔天下未定而安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見上上復奇之又鄧禹亦稱有將帥才於是署復爲都督解左驂以賜之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學長安歸爲郡吏漢兵起爲劉嘉長史旣遇世祖調補曲陽長謂世祖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長何足以留之俊即解印綬去世祖以俊爲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臨敵奮擊所向皆破世祖曰諸將皆如此復何憂哉王昌字郎邯鄲人初河間赤眉大衆將至百姓騷動郎明星曆以爲河北有天子氣素與趙繆王子林善豪俠於趙欲因此起兵初王莽時或稱成帝子子與爲莽殺之郎於是詐稱子與以誑動林等林等亦欲以爲亂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先宣言赤眉將至立劉子與以動衆心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王官

十二月壬辰郎自立爲天子外遣將帥徇幽冀曰朕  
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遭趙氏之禍王莽篡弑賴知  
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  
于天命祐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  
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今也南  
嶽諸劉爲朕先驅朕觀天文乃興于斯而聖公未知  
故且持帝號今已詔聖公及翟太守驟與功臣詣行  
在所荊州刺史太守皆聖公翟義所置強者負力弱  
者疑惑頓兵傷士元元喪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頒  
下詔書是時百姓思漢言翟義不死故郎稱之從民  
望也於是自趙國已東至于遼左皆從風而靡矣茂  
陵人耿弇字伯昭父况王莽時爲朔調連率更始立  
諸將畧地者前後非一弇乃辭况至京師因獻貢以  
自固弇時年二十一矣至宋子會王郎反從縣吏孫  
倉衛苞勸弇降邯鄲弇按劍叱之曰所以涉難至長  
安者欲以輔劉氏也今我至京師陳上谷漁陽兵馬  
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奔烏  
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族滅不久孫倉衛苞  
不從皆亡去弇聞世祖在盧奴乃北謁之世祖置弇  
門下吏弇因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世祖壯之弇亦書  
與况盛陳世祖度畧宜速來相見况乃馳至昌平遣  
小子舒獻馬焉

二年春正月公到薊王郎購公十萬戶薊中驚恐言郎使者方至太守已下皆出城迎公見官屬議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也發此兩都控弦強弩萬騎所向無前邯鄲不足平也公曰卿言善時公官屬盡南方人莫有欲北者皆曰死南首柰何北行公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公駕出官屬不盡相及弇與公相失道路擾攘皆欲擊公鈔期奮戟在前嗔目叱之至城門已閉矣攻之得出兼晨夜蒙霜雪所過城邑不敢入或絕日不食至饒陽蕪葦亭馮異進豆粥公曰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公將出或曰閉之亭長曰天下詎可知何閉長者為遂南行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渡官屬皆失色公遣王霸視之信然霸恐驚眾不可渡且前依水為阻即言冰堅可渡士眾大喜比至冰合可涉既渡公謂霸曰安吾眾令渡者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渡河白魚之應無以加也公曰王霸權時以安眾是天瑞也為善不賞無以勸後以霸為軍正賜爵關內侯於是未知所之有老公在道旁曰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乃至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聞世祖至開門出迎世祖見光喜曰伯卿兵少不足用如何光曰

可發奔命攻旁縣不降者掠之兵貪財物可大致也以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忠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好黃老言為人純厚鄉里愛之知漢兵至宛或見光衣服鮮明欲殺之解衣未已會安城侯劉賜適至見光容貌長者救全之因率黨與從賜為偏將軍與世祖共破二公於昆陽後更始拜光為信都太守李忠字仲卿東萊人以好禮稱王莽時為信都都尉更始立以忠郡中為所敬信即拜忠為都尉兼璽書勞勉焉王郎起光與忠發兵固守廷掾有持郎檄詣府者光斬之以令百姓邪彤字偉君信都人王莽時分鉅鹿為和成郡以彤為郡卒正公之平河北彤舉城降復以彤為太守是時郡縣得王郎檄皆望風嚮應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聞公來失眾使五官掾張萬將精騎二千詣公所彤與公會信都議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關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漢久矣故更始之立天下嚮應當此之時一夫大呼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已來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邯鄲劉胡子等假此威勢惑亂吏民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擁而立之其眾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西歸非徒亡失河北又驚動三輔其贖

損威重安可量也明公審無征伐之計則雖信都之衆難可合也何者明公西則郟和成民不肯捐棄親戚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誠可必見以形爲後大將軍世祖使宗廣守信都李忠邳彤征伐耿純率宗族二百餘人老者載棺而隨之及賓客二千人并衣襦迎公於貫鉅鹿人劉植亦率賓客數十人開城門迎公大悅以純爲前將軍植爲驍騎將軍衆益盛乃渡呼沱攻中山所過郡縣望風影附耿純使從弟訢歸燒宗室廬舍公以問純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賁甘餌以聚人者也接下以至誠待之以恩德是以士衆旁來思樂僮仆今郟郡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宗歸命老弱充行猶恐宗人賓客卒有異心無以自固燔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公善之更始將相皆山東人也咸勸更始都洛陽丞相長史鄭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無施於民舉號南陽而雄傑已誅王莽開門而迎者何也若王氏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不久撫之臣恐百姓心動盜賊復起議者欲平赤眉而後入關是不守其本而華其末也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非洛陽得安枕邪更始曰朕西決矣乃以興爲梁州刺史二月更始西至長安自王莽之敗西宮燔燒東宮府市里太倉武庫皆如故更始居於東宮郎更以次侍更始媿不能視

諸將後至者更始勞之曰掠得幾返左右大驚李松趙萌說更始宜立諸功臣爲王以報其功朱鮪以爲高祖之約非劉氏不得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歆爲元氏王劉嘉爲漢中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張卬爲淮陽王王常爲鄧王廖湛爲殷王申屠建爲平氏王胡殷爲隨王李通爲西平王李軼爲武陰王成丹爲襄邑王陳茂爲陰平王宋佻爲潁陰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大司馬隗囂爲御史大夫即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步弟弘爲衛將軍蓋玄武將軍壽高密太守步乃分兵略地盡得琅邪泰山城陽東萊高密膠東北海齊郡濟南拜董憲爲臨淮太守憲還東海攻利城耿況攻曲陽皆下之拜劉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以趙萌女爲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更始日在後宮與婦女飲酒諸將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見請者數來不得已令侍中於帷中與語諸將又識非更始聲皆怨曰天下未可知欲見不得而韓夫人尤嗜酒手自滴酒謂常侍曰帝方對我樂飲間時多正用飲時即事來爲起抵書按破之議郎有諫者言萌放縱縣官但用趙氏家語署耳更始怒拔劍斫議郎時御史大夫隗囂在旁起謂左右曰無漏泄省中事萌嘗以私事扶侍中下斬

之侍中呼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哀縱之萌曰臣不奉詔遂斬之如此者數李軾等擅命於外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強者爲苦王匡張卬之屬橫暴長安三輔苦之又所署官爵多群小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由是四方不信豪傑離心博士李淑諫曰方今賊臣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得其人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勢假以成業斯亦臨時之宜事定之後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以匡王國今者公卿尚書皆戎陣亭長凡庸之隸而當輔佐之任望其有益猶緣木求魚終無所獲海內望此知漢祚永與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措願陛下更選英彥以克廊廟未隆周文濟濟之盛更始怒收淑繫之詔獄歷年至更始之敗乃免初隗囂被徵將行方望止之曰更始未可保且觀百姓所歸囂不聽以書謝囂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任存亡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曝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風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英傑雲集思爲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羈旅抱空資託賓客之上誠自媿也假望懷介然之節潔去就之分又不貳其志矣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孤犯謝罪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蠶苞七術之

機犯爲舅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蓋亦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而已囂固留望遂去囂詣長安更始以囂爲右將軍季父崔爲白虎將軍義爲左將軍旣而崔義謀叛西歸囂懼其并誅即求見而告其謀二人誅死更始以置爲忠故以爲御史大夫方望旣去隗囂遂說安陵人弓林曰更始必敗劉氏真人當受命劉嬰本當嗣孝平帝王莽以嬰爲孺子依託周公以奪其位以爲安定公今在民間此當是也林等信之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聚黨數千人立嬰爲天子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蘇茂等擊皆斬之公之擊趙國引兵入鉅鹿降廣阿更始初立遣使徇諸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耿況出迎使者上印綬使者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請印綬使者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立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至上谷而隳阻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何以復令他郡乎且耿況在上谷久爲吏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爲亂爲使君計莫若復况以安上谷外以宣恩信使者不應恂因頓叱左右以使者教召况况至恂前取印綬



帶況使者不得已承詔授之况遂拜受而出恂字子翼上谷北平人也家世為郡縣之著姓恂好學為郡功曹耿况甚重之時王郎使上谷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議邯鄲拔起不可信王莽末時所難伯昇今開大司馬伯昇親弟尊賢下士所至見說可歸附也况曰邯鄲兵強不能獨距如何對曰今據大郡悉舉其衆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太守與合為一邯鄲不足圖也取奔之與公相失也聞行歸上谷會適至勸况發兵乃遣寇恂至漁陽說太守彭寵初吳漢說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率勉上谷共遣精銳以詣劉公并力擊邯鄲此一特之功也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寵欲從之其官屬不聽漢知寵不得自尊乃辭去城外思所以調其衆者時道多饑民見一諸生漢使人召之乃問所聞見此生具說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言邯鄲劉子輿非劉氏也漢乃獨為檄發漁陽兵使此生奉檄詣寵寵官屬皆疑會恂至寵遂發兵以漢行長史事與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王梁等將步騎三千人共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闕等所過攻下郡邑誅其將帥將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畧地漢復問曰大司馬為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城下

初聞二郡兵且至或云王郎來甚憂之及聞外有大兵公親乘城勒兵傳問之漢等答曰上谷兵為劉公諸部莫不喜躍耿况得所歸附矣耿况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公迺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為偏將軍加况寵大將軍封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武固侯李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公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後大將軍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形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形不得復念私也公乃使左大將軍任光將兵救信都充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